

Conference 等國際學會，數次擔任討論會的主席，順利完成任務，在此附帶記錄之。

在台大牙醫系服務 40 年的期間，研究工作不時的在跟著時代繞轉。在台灣當然不斷的參與學生、醫師、教員的昇等或者醫學會以及自己的研究等，出國的理由也不外是學會或進修等都不離研究工作的一部分。自從民國 40 年代凡是醫師者皆須應召，服役預備軍官，我於民國 51 年 1 月起 6 個月的期間服務於金門。自以為這期間應該與研究工作無關，豈知陳坤智醫師亦同時以學生軍官在金門服務，只好一起邊喝火辣辣的金門高粱酒，邊幫他完成尚未完成的畢業論文。又有第二屆的俞其英醫師因論文未完成致無法領到畢業證書，而無法辦理出國留學，爲了請指導教員的我幫忙，用她父親軍中用的電話，從台灣打到金門我的部隊來，她正用老鼠做蛀牙的實驗，可是軍中的電話不太清楚，我大聲喊叫“論文進行到那裡呀”，可能電話太遠她聽不清又焦急的答“論文還在吃飼料呢”…使我忍不住的哈哈大笑出來。

超過 65 歲達到退休年齡，就必須每年向教育部申請延期服務，本想 30 多年來的研究工作可以結束，不料還沒有到最高年限的 70 歲的兩年前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說申請延期必須提出新的論文著作等。心裡想人到老也該有一般老人的重要工作可做，何必到了將近 70 還要參考有沒有研究？惟對於做論文一事還難不倒我，故順利無事服務到 70 歲，可說我的研究工作跟著我的經歷一直從無間隙的伴隨至今。

在研究生活中最歡喜的是研究成果或論文被刊載於專門雜誌，郵寄來的抽印本拿到手上時，這時候的興奮和喜悅，每次都有新鮮的感覺。理應悉知全內容仍從頭再讀，欣賞活字印的